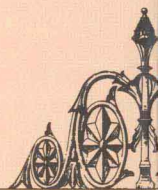




人文学术
RENWEN XUESHU



大清帝国时期 蒙古的政治与社会

——以阿拉善和硕特部研究为中心

齐 光◎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复旦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大清帝国时期蒙古的政治与社会

——以阿拉善和硕特部研究为中心

齐 光◎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清帝国时期蒙古的政治与社会——以阿拉善和硕特部研究为中心/
齐光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309-10052-5

I. 大… II. 齐… III. ①蒙古族-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国-清代
②蒙古族-社会生活-研究-中国-清代 IV. K2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5362 号

大清帝国时期蒙古的政治与社会——以阿拉善和硕特部研究为中心
齐 光 著
责任编辑/陈 军 杜怡顺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625 字数 318 千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052-5/K·444
定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言	1
第一节 历史背景与研究目的	1
第二节 先行研究与本书的立场	8
第三节 本书所用史料	14
第四节 本书的章节构成	21
第一章 1640 年前后的喀尔喀、卫拉特蒙古形势与达赖喇嘛	26
第一节 1640 年前后的喀尔喀、卫拉特蒙古形势与达赖喇嘛	28
第二节 达赖喇嘛的可汗权力在蒙古社会中的实行情况	39
第三节 达赖喇嘛权力对喀尔喀、卫拉特蒙古社会的介入方式	55
第四节 入关初期的清朝对蒙古方针政策	63
小 结	64
第二章 康熙朝前半期的内陆亚洲形势与阿拉善和硕特部的服属	66
第一节 卫拉特蒙古集团对清朝西北边境的侵扰	67
第二节 清朝处理侵扰事件及与“喀尔喀—卫拉特大朝”的交涉	71
第三节 阿拉善和硕特部的服属清朝与札萨克旗的编立	81
小 结	90

第三章 康熙朝后半期清朝的进军西藏与阿拉善和硕特部	92
第一节 康熙朝后半期的内陆亚洲形势	93
第二节 康熙朝后半期的清朝与阿拉善和硕特部的关系	100
第三节 清朝进军西藏时的内陆亚洲形势与阿拉善和硕特部	102
小 结	113
第四章 清朝进军西藏后的内陆亚洲形势与阿拉善和硕特部	115
第一节 清朝推选“持教法王”继承人候补与阿拉善和硕特部	117
第二节 康熙帝的善后处置问题	134
第三节 驻扎西藏时的阿拉善和硕特部	137
小 结	139
第五章 “罗卜藏丹津之乱”前后的内陆亚洲形势与青海和硕特部的内部动向	142
第一节 驻留西藏时期的罗卜藏丹津动向	145
第二节 “罗卜藏丹津之乱”时期青海和硕特部的内部情况	154
第三节 “罗卜藏丹津之乱”后的罗卜藏丹津志向与西藏形势	166
小 结	172
第六章 清朝镇压“罗卜藏丹津之乱”及其前后的阿拉善和硕特部	174
第一节 雍正帝刚即位时清朝的青海和硕特部方针	177
第二节 清朝镇压“罗卜藏丹津之乱”与阿拉善和硕特部	187

第三节 “罗卜藏丹津之乱”后的内陆亚洲形势与阿拉善 和硕特部	189
小 结	203
第七章 清朝时期阿拉善和硕特部的社会行政组织	205
第一节 清朝时期阿拉善和硕特部巴格的由来及其社会机能	210
第二节 清朝时期阿拉善和硕特部巴格(扎哈)的细分化及其 居民人口变迁	216
第三节 “巴格(扎哈)组织”与“旗—佐领制度”间的关系	228
小 结	240
第八章 清朝时期阿拉善和硕特部札萨克王爷的族众统治	243
第一节 封号的授予与札萨克王爷的族众支配	245
第二节 公用印章与札萨克王爷的族众支配	260
第三节 清朝的态度及其他蒙古旗的情况	264
小 结	267
第九章 清朝时期的阿拉善和硕特部与达赖喇嘛地方政权 间的关系	269
第一节 雍正朝时期阿拉善和硕特部与达赖喇嘛地方 政权间的关系	272
第二节 关于道光年间阿拉善和硕特部与达赖喇嘛地方 政权之间往来的书信	277
第三节 道光年间的阿拉善和硕特部与达赖喇嘛地方 政权间关系	283
小 结	294
第十章 现代阿拉善蒙古人对清朝时期历史的记忆	296

丨 4 丨 大清帝国时期蒙古的政治与社会

第一节 对一位当地干部的采访	296
第二节 对一位曾经是黄教僧人的采访	303
第三节 对访问记录的分析	309
小 结	320
结语	322
附录	336
一、史料	336
二、参考书目及论文	339
三、世系简表	346
四、大事记表	353
后记	361

图表目录

图

【图一】	17 世纪中期的清朝与内陆亚洲形势图	25
【图二】	服属清朝时的阿拉善和硕特部及其周边图	81
【图三】	青海和硕特部游牧图	165
【图四】	清朝时期阿拉善和硕特部三十六巴格图	209
【图五】	清朝时期阿拉善和硕特部三十六巴格及六大区域关系图	240
【图六】	清朝时期阿拉善和硕特部札萨克王爷公用印章	261
【图七】	清朝时期阿拉善和硕特部噶舒克文书上的达赖喇嘛所赐印章之印文	262

表

【表一】	1631—1640 年间蒙古人在卫藏地区的活动情况	40
【表二】	1641—1650 年间蒙古人在卫藏地区的活动情况	44
【表三】	五世达赖喇嘛的可汗权力在 17 世纪蒙古社会中的实行情况	50
【表四】	清朝时期阿拉善和硕特部主要敖木库分布情况表	218
【表五】	道光八年阿拉善和硕特部巴格(扎哈)居民——阿拉特人数及其所属居住情况	223
【表六】	光绪四年阿拉善和硕特部三个巴格(扎哈)的达木勒名册	229
【表七】	担负“宝得阿勒巴”箭丁表	231
【表八】	历代札萨克王爷在位年限及达赖喇嘛所授蒙古封号	247
【表九】	道光二十五、二十六年间阿拉善和硕特部与达赖喇嘛地方政权往来书信表	277

绪 言

本书首先以喀尔喀蒙古、青海和硕特部、准噶尔部、达赖喇嘛地方政权与清朝并存的17世纪前期至18世纪前期为止的内陆亚洲为背景,通过揭示阿拉善和硕特部的动向及与清朝间的关系,探讨康熙、雍正朝时期的内陆亚洲形势及清朝所采取的具体政策。同时阐明清朝时期阿拉善和硕特部札萨克旗内部的社会体制及札萨克王爷的族众统治方式,以此考察清朝时期阿拉善和硕特部社会的具体面貌及清朝与蒙古诸部间关系的实质。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所用的“部”一词,在未服属清朝的场合,指蒙古兀鲁斯(或爱玛客)。而在已服属清朝的场合,指被清朝指定为外藩的,拥有世袭领主层、族众和领地的蒙古集团。

第一节 历史背景与研究目的

历史背景

推戴满洲爱新觉罗氏出身的汗王为其最高统治者的大清帝国(Man:daicing gurun)——清朝,于崇德元年(1636)建立了政权。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并接连打败李自成和南明势力,征服了旧明朝领土。其后康熙十四年(1675),清朝严厉镇压蒙古宗室可汗直系后裔的察哈尔部“布尔尼亲王之乱”,加强了漠南蒙古诸部的向心力。与此同时又消耗八年的时间成功平定“三藩之乱”(1673—1681),巩固了在南方的统治。接着康熙二十年之后,清朝还与沙皇俄国进行“雅克萨战争”(1685—1689),胜利确保了满洲发祥地东北的安全。至康熙三十年为止,囊括满洲、漠南蒙古及旧明朝领土的清朝,俨然已成为亚洲东方最强大的帝国(参见【图一】)。

然而,清朝入关前后的内陆亚洲即漠北草原、准噶尔盆地、天

山南麓沙漠绿洲及青藏高原,尽为蒙古喀尔喀三汗部及卫拉特诸部的统治区域(参见【图一】)。从东部呼伦、贝尔两湖起至西部阿尔泰山脉,从北方贝加尔湖到南方戈壁的广袤草原即今蒙古国的大半国土,仍是喀尔喀三汗部的传统领地。喀尔喀(Mon: qalqa),乃是北归后的蒙古帝国中兴之主达延汗(1464—1524)末子格噶森札领受的游牧集团,因其游牧于喀尔喀河一带而得此名。格噶森札亡故后,按照蒙古传统,其七子分领父亲遗产,并在其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被称为“七旗喀尔喀(Mon: doloγan qūšiyu qalqa)”或“七鄂托克喀尔喀(Mon: doloγan otoγ qalqa)”的蒙古游牧兀鲁斯(Mon: ulus,原意民众、国、疆土)^①。其中,格噶森札长子家系游牧杭盖山一带,形成了札萨克图汗部。第三子家系游牧土拉河流域,成为土谢图汗部。第五子家系,则居住克鲁伦河流域,辖制族众号称车臣汗部。最初,格噶森札第三子诺诺和卫征诺颜之子阿巴岱于1580年称汗,号“赛音汗(Mon: sain qayan)”,统辖全体喀尔喀兀鲁斯。1586年,赛音汗阿巴岱南下呼和浩特会见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被其赐予“佛法大瓦齐尔汗(Mon: nom-un yeke wacir qayan)”封号。但此一时段,喀尔喀蒙古领主很少从达赖喇嘛处请求封号。例如:阿巴岱孙衮布号称“土谢图汗(Mon: tūšiyetü qayan)”,此称号是由喀尔喀蒙古众领主推戴所得。而除了土谢图汗之外,格噶森札长子阿什海达尔罕洪台吉之孙賚瑚尔之子素班第,也于1596年被喀尔喀蒙古众领主封为“札萨克图汗(Mon: jasaγtu qayan)”。此外,格噶森札第五子阿敏都喇勒之孙硕垒,于1630年前后被前来移居喀尔喀的部分漠南蒙古领主推戴为“车臣汗(Mon: cecen qayan)”。不久1634年,蒙古宗主可汗——察哈尔

① 关于兀鲁斯及兀鲁斯与土门(万户)间的关系,森川哲雄总结道:“最早土门是作为构成蒙古兀鲁斯的单位而存在的,当初是在可汗的统辖之下。可是随着可汗权力的衰退,各土门倾向于独立,后来一部分强有力的集团发展而与中央可汗相对立。同时很多土门的首长自称为可汗,将其支配的集团称之为兀鲁斯。但是从自认为是蒙古兀鲁斯全体的统治者的可汗角度而言,他们只不过就是个土门。”(参见〔日〕森川哲雄:《中期モンゴルのトゥメンについて一特にウルスとの関係を通じて》(《关于中期蒙古的土门一特别是通过与兀鲁斯之间的关系》),《史学雑誌》81—1,1972年,第43页)

部林丹汗在逃往青海途中病逝。1640年,蒙古喀尔喀三汗部及卫拉特诸部领主,于札萨克图汗领地召开“喀尔喀—卫拉特会盟”,一致同意敬奉达赖喇嘛及宗喀巴教法,并宣誓制定共同法律,以维护蒙古朝政的延续。接着1655年,清朝顺治帝册封喀尔喀八位领主为“札萨克”,以便于外交上的往来。至康熙三十年服属清朝为止,喀尔喀兀鲁斯以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直系子孙傲居漠北,依然保持了其政治上的独立。

另一方面,1634年清朝打倒林丹汗的前后,因战乱导致漠南蒙古右翼三万户及察哈尔部分属众逃至漠北,以寻求庇护。时喀尔喀兀鲁斯内部为抢夺逃难的这些无所属的民众,发生了激烈的争斗。当时正有少数喀尔喀蒙古领主前去拉萨扶持黄教而从年幼的五世达赖喇嘛处得到了相应的蒙古封号。为此不满于达赖喇嘛所授封号的绰克图台吉,被其他占有优势的喀尔喀领主所胁迫而无奈出走他乡,率领属民来至青海,一举打败盘踞该地的土默特势力,将其地占为己有。1635年,绰克图台吉派亲子阿尔斯兰领兵入藏,直接威胁了达赖喇嘛的安全。

1636年^①,游牧于天山北麓的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图鲁拜琥^②,在准噶尔部巴图尔台吉等的协助下,南下一举歼灭了绰克图台吉及其属部。之后1637年,图鲁拜琥赴藏会见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被授予“持教诺门汗”(Mon:šajin-i bariyici nom-un qayan, Tib:bstan 'dzin chos kyi rgyal po,持教法王)封号,自此遂称固始汗。1640年,固始汗与其他卫拉特蒙古领主同赴札萨克图汗领地,参加了“喀尔喀—卫拉特会盟”。随后他进行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横扫黄教^③

① 本书自康熙十五年(1676)起使用清朝的年号。

② 1606年,图鲁拜琥成功调节喀尔喀与卫拉特两大集团间的冲突,被喀尔喀蒙古首领和东科尔呼图克图等授予“大国师”(Mon:daigüüsiri)封号。固始汗之“固始”称谓,即来源于此。

③ 指青海宗喀巴所创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因该派僧侣做法时头戴黄色法帽而被称为黄教(Mon:sira-yin šasin, Man:suwayan šajin)。自1578年阿勒坦汗(俺答汗)召请索南嘉措,封其为“达赖喇嘛”始,格鲁派受到了蒙古土默特蒙古勒津、鄂尔多斯、永谢布此右翼三万户及喀尔喀、卫拉特诸部的广泛信仰。

一切政敌,将整个青海、巴尔喀木和卫藏地区征服到手。1642年,固始汗仿效大元帝国忽必烈可汗赐封八思巴领地的传统,将卫藏地方作为领地献给五世达赖喇嘛,并颁布法律、设置第巴职务,建立了达赖喇嘛地方政权。因初建时的达赖喇嘛地方政权并不巩固,因此固始汗应五世达赖喇嘛之邀驻扎拉萨、达木一带,直接保护和奠定了这一新秩序。固始汗去世后其长子受封汗王,带领属民仍驻扎拉萨北部的达木草原,继承了保护达赖喇嘛地方政权的传统,并代代相传。而长子一系以外的固始汗子孙,则占据青海和巴尔喀木部分地区,向当地的番子、回子等民众征收赋役,并时常骚扰清朝的四川、陕西及甘肃边境,被称之为“青海和硕特或青海厄鲁特”(Mon: köke nayur-un qoşuud 或 köke nayur-un ögeled)。青海和硕特部作为一个拥有汗王、领主、族众和领地的传统蒙古兀鲁斯,同时作为保护达赖喇嘛地方政权的大本营,其领主们经常为打击黄教政敌而率兵攻打今四川西部、云南中甸及尼泊尔、拉达克等地。

此外,固始汗的兄弟子侄等依然游牧在天山北麓的原领地上,成为当地卫拉特蒙古诸部的核心所在。固始汗侄子鄂齐尔台吉富于战争谋略,广受卫拉特诸部领主的爱戴。1640年,鄂齐尔台吉作为天山北麓和硕特部的首领也前去札萨克图汗领地参加了“喀尔喀—卫拉特会盟”。1666年,鄂齐尔图台吉赴拉萨拜见五世达赖喇嘛,请受“车臣汗”封号,从此被称为“鄂齐尔图车臣汗”(Mon: wacirtu cecen qayan)。

除和硕特部之外,卫拉特蒙古中还存在有准噶尔、土尔扈特、杜尔伯特、辉特等相对较大的游牧集团。但17世纪20年代土尔扈特部西迁伏尔加河流域之后,杜尔伯特、辉特等部逐渐被游牧在阿尔泰山麓的准噶尔部所支配。准噶尔部的强大,始于其首领巴图尔台吉协助固始汗平定青海时被五世达赖喇嘛授予“额尔德尼巴图尔洪台吉”(Mon: erdeni bayatur qong tayiji)封号之后。1640年,巴图尔洪台吉与固始汗等同赴札萨克图汗领地,参加了“喀尔喀—卫拉特会盟”。其后,巴图尔洪台吉长子僧格继承父志,继续经略天山南北,至其弟噶尔丹成为首领时,准噶尔部依仗发达的军事、农牧业和对外贸易,西侵哈萨克、北拒沙俄、南抗清朝,成为内

陆亚洲最强大的蒙古游牧兀鲁斯。

康熙十六年,噶尔丹打倒鄂齐尔图车臣汗,成为天山南北卫拉特蒙古诸部的首领。鄂齐尔图车臣汗部瓦解之后属众除一部分被噶尔丹所兼并外,余下四处逃散。其中,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和噶理率领所部,迁徙至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甘肃省北部一带游牧,后服属清朝,被称为“阿拉善和硕特或阿拉善厄鲁特”(Mon: alaša qošuud 或 alaša ögeled)。和噶理是固始汗第四子巴延阿布该阿玉什的第四子(参见【世系二】)。鄂齐尔图车臣汗出生前,固始汗将其亲子巴延阿布该阿玉什作为养子送给了其兄长拜巴噶斯。巴延·阿布该阿玉什的一支与游牧在青海的固始汗其他子孙相区别,长期滞留在了天山北麓草原的旧领地上。因此,曾作为鄂齐尔图车臣汗属下的阿拉善和硕特部,不仅深知天山南北的地理气候,也全面了解准噶尔部的属民构成及其各个鄂托克的具体游牧位置。另外,阿拉善和硕特部与青海和硕特部的领主层同为固始汗直系子孙,双方具有很近的血缘关系。还有,阿拉善和硕特部作为卫拉特蒙古的一支,自鄂齐尔图车臣汗时代起,就与达赖喇嘛地方政权有过来往,相互认知。康熙十七年以后为打击噶尔丹,鄂齐尔图车臣汗孙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又迎娶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家的女子为妻,双方结为同盟。此外,阿拉善和硕特部所居的游牧地位置,西接准噶尔部,北靠喀尔喀三汗部,东倚漠南蒙古诸部,南临清朝的陕、甘两省,西南毗邻青海和硕特部及达赖喇嘛地方政权,是各方势力往来的重要交通枢纽,可谓兵家必争之地。

阿拉善和硕特部,于康熙十六年迁至清朝的西北边境地带,经过长达二十年的曲折迂回,终于在康熙三十六年服属了清朝。与其他外藩蒙古札萨克旗一样,清朝向服属后的阿拉善和硕特部导入“旗(Man: gūsa, Mon: qošiγu)一佐领(Man: niru, Mon: sumu)制度”,将在人身从属关系上依附其领主的壮丁,编为军事上统属于苏木(Mon: sumu)的箭丁(Mon: qoyay)。而所谓的“旗一佐领制度”,是清朝在外藩蒙古诸部实施的一项军事制度。以一百五十名箭丁为一苏木,以五苏木为一扎兰(Man: jalan),合数个扎兰为一旗(Mon: qošiγu)。作为旗的管理者,清朝又从蒙古社会的领主层

中,挑选出身高贵且与清朝在政治、军事上关系密切的有力人物,任命其为札萨克(Mon:jasay)。旗的札萨克,在协理台吉(Mon:tusalayci tayiji)、管旗章京(Mon:qošiyu-yi jakiruyci janggi, Man:gūsa be kadalara amban,都统)、梅伦章京(Mon:meyiren janggi, Man:meiren i janggin,副都统)、扎兰章京(Mon:jalan janggi, Man:jalan i janggin,参领)、苏木章京(Mon:sumu-nu janggi, Man:niru i janggin,佐领)等办公于札萨克衙门(Mon:jasay yamun,或称印务处 Mon:tamaya-yin yajar)的官员协助下,总理旗内各项事务。于清朝时期,阿拉善和硕特部被编为一旗,二扎兰,八苏木,一千二百名箭丁。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服属清朝前阿拉善和硕特部的前身鄂齐尔图车臣汗部,拥有由一个乃至数个“雅孙 yasun—敖木库 omuy”构成的“鄂托克”(Mon:otoγ)组织。此处之“雅孙”(Mon:yasun,由来于骨 yasu)一词,指出自同一祖先的,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游牧集团。而敖木库(Mon:omuy,氏族),指血缘关系更为亲近的,即雅孙的下级集团。“雅孙 yasun—敖木库 omuy”集团,是探讨卫拉特蒙古游牧社会必定要考察的对象,它是人的来源及构成单位。此外,鄂齐尔图车臣汗部的鄂托克组织,又有持汗王(Mon:qan)、济农(Mon:jinüng)、太师(Mon:tayiši)等封号的领主层和宰桑(Mon:jiyisang)、德木齐(Mon:demci)等官员,以及被称之为“阿拉特”(Mon:arad)的一般民众。

研究目的

如上所述,阿拉善和硕特部是卫拉特蒙古诸部中最早服属清朝的一支。当时即康熙朝前半期,游牧在内陆亚洲广阔地域的喀尔喀、卫拉特蒙古诸部已会盟统合,相互间加强了关系。为此从阿拉善和硕特部的动向及其所持有的关系网,很容易窥探出17世纪中期以后的内陆亚洲形势。其次,揭示阿拉善和硕特部在清朝和内陆亚洲诸势力中的地位及其所发挥的作用,亦可更加翔实、准确地理解康熙、雍正年间清朝接连应对发生在内陆亚洲地区的事件,而作为其结果最终得以向西北扩展了版图的这一重要时期里内陆

亚洲诸势力的内部情况及清朝所实施的具体政策。还有,清朝虽然通过占据旧明朝领土及在其上大体沿袭了明朝的制度而被认为是一个中华王朝,但其又与历代中华王朝有着很大的不同。而对清朝的国家性格,从其发祥到扩展过程中,长期施以重要影响的即为蒙古的政治传统。众所周知,清朝的壮大与向西扩张,即是与蒙古诸部相斗争的过程。在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大清帝国的版图最终形成的过程中,蒙古诸部既是同盟者,又是有力对手,有远有近,亦敌亦友,关系甚为紧密。本书以与蒙古诸部及达赖喇嘛地方政权有着密切关系的阿拉善和硕特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考察清朝支配阿拉善和硕特部的具体政策及其手段,揭示同一时期清朝对青海和硕特部、准噶尔部、达赖喇嘛地方政权等内陆亚洲势力所采取的方针政策。

同时,关于清朝支配时期蒙古的社会体制问题。以阿拉善和硕特部为例,其服属清朝前的鄂托克组织在服属清朝被编为“旗—佐领制度”之后,是否还在继续发挥其原有机能?如果发生了变化,其具体情况又如何?另外,阿拉善和硕特部的札萨克王爷作为一旗之总管,与旗内族众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还有,作为一名领主,他是怎样支配其属民的?服属清朝前的族众支配方式有没有发生过变化?如果发生了变化,其具体情况又如何?这些问题是理解以“领主—属民”(Mon:ejen-qariyatu 或 noyan-albatu)关系为基轴的蒙古游牧社会的根本,必须加以重视。阐明了阿拉善和硕特部游牧社会的内部具体情况,即会了解清朝支配到底渗透到其社会哪一层面的问题,而这在探讨阿拉善和硕特部与清朝关系上,意义举足轻重。此外,阿拉善和硕特部作为卫拉特蒙古诸部的一支,服属清朝前即与达赖喇嘛有过密切的关系。那么服属清朝之后,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这种关系又对阿拉善和硕特部产生过哪些影响?这些不仅对阿拉善和硕特部与达赖喇嘛,在探讨阿拉善和硕特部与清朝间的关系上,也有重大意义。

综上所述,本书将从政治史、社会制度史的角度,阐明以下三大问题。

(1) 康熙、雍正朝时期,包括阿拉善和硕特部在内的内陆亚洲

形势及清朝的具体对策。

(2) 清朝时期阿拉善和硕特部社会体制的具体形态及其变容。

(3) 清朝时期阿拉善和硕特部札萨克王爷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

除阿拉善和硕特部之外,本书也将清朝时期的全体外藩蒙古,尤其是喀尔喀三汗部与卫拉特蒙古诸部的政治动向及其社会体制的变容,连带着纳入考察范围。

第二节 先行研究与本书的立场

关于清朝时期阿拉善和硕特部史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对阿拉善和硕特部历史进行过较大篇幅探讨的,当属梁丽霞的研究^①。梁氏将阿拉善和硕特部的历史,自其领主层的祖先——成吉思汗弟哈布图哈萨尔开始考察,直至清末民初。其中重点论述了从鄂齐尔图车臣汗部时代到服属清朝,直至成为清朝的重要军事力量而在西北战事中发挥的作用,及其与清朝宗室王公间的联姻,以及旗内盐务问题、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内容。梁氏的研究弥补先行研究中的不足,利用清朝历代皇帝《实录》、各种《方略》等清朝官方编纂的史料及今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所藏的汉文档案,认真细致地考察了清朝支配下阿拉善和硕特部的动向及其社会面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是梁氏很少注意过阿拉善和硕特部与青海和硕特部、准噶尔部、喀尔喀蒙古三汗部及达赖喇嘛地方政权等内陆亚洲势力间的内部联系,也没有揭示阿拉善和硕特部札萨克旗内社会组织的具体运营情况,并且对蒙古的传统政治社会体制及清朝政权性格缺乏必要的了解。毋庸置疑,这与其研究没能利用满文、蒙古文等第一手档案史料有直接关系。阿拉善和硕特部自康熙十六年迁居阿拉善地方始直至清末为止,基本利用蒙古文与清朝及周边蒙古诸部、达赖喇嘛地方政权

^① 梁丽霞:《阿拉善蒙古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

等交往。其札萨克王爷等上奏清朝皇帝的奏折,致理藩院的呈文,一部分也利用过满文。另一方面,清朝在统合内陆亚洲的过程中,在处理蒙古、西藏、回疆等西北边疆事务时,基本上都要利用满文,并辅以蒙古文、藏文等,具有多种语文并行的特点。因此,若要阐明康熙、雍正、乾隆朝时期阿拉善和硕特部的动向及清朝的具体方针政策,就必须利用满文、蒙古文史料。此外,阿拉善和硕特部札萨克王爷或协理台吉等印务处官员皆用蒙古文向旗内官员、箭丁、僧侣、寺院等颁发令书,下达行政指示。为此,若要考察清朝时期阿拉善和硕特部的内部动向、札萨克王爷的族众统治方式及旗内社会组织的具体运营等问题,也非要利用蒙古档案史料不可。蒙古语、蒙古文,无非是清朝时期阿拉善和硕特部的第一语言。虽然清朝末期的个别阿拉善和硕特部札萨克王爷因久居北京王府而不会使用蒙古语来会话,但当时受札萨克王爷委托全权处理旗内事务的协理台吉等印务处官员,仍在利用蒙古文来办理事务。为此可以说蒙古档案史料,是研究阿拉善和硕特部历史的第一级史料。没能利用蒙古档案史料的梁氏的研究,虽引用20世纪50年代社会调查报告概述了清朝时期阿拉善和硕特部的社会组织,但没能详细揭示其由来及具体运营情况。鉴于此,本书主要利用满文、蒙古文第一级档案史料,再辅以汉文奏折等,论述相关问题。

此外勃儿吉斤·道尔格的研究,是一本用蒙古文写成的,概述16—20世纪阿拉善和硕特部各方面情况的著作,涵盖了和硕特部的起源、服属清朝后及民国时期的行政体系、军事征战、社会阶级、旗内事件、黄教的发展、民俗民风、语言特点等内容。因涉及面较广,所以论述不够深刻。但它是很好的参考资料。

关于清朝西北扩张中的政策研究

在此问题上,比较全面地概括清朝向西扩张中的政策特点及其实行手段的研究,当属张永江的论著^①。该书注重“清朝藩部”这一概念,将蒙古、西藏、回疆三大邦域皆纳入其考察视野。且于

^① 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